

通志臺經解

DE 12  
1411  
80





門 12  
卷



學易記上經卷第二

坤上 乾下

伊川曰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南軒曰有天地則升降之理生有升降則通塞之理生此乾坤所以合而成否泰也往極不得不返盛極不得不衰剛柔相生有无相禪此泰終所以必覆否終所以必傾也然則否泰固有自然之數非人謀所及而聖人於此亦將退聽无為而任其適來也歟曰非然也在天有否泰之理在聖人有處否泰之道蓋觀一身血氣盛衰否泰之理也導

學易記上經卷二

通志堂



養有方處否泰之道也有人於此當血氣壯健之時而虐用其四體耗憊其精神未幾而羸病暴至此非反泰為否乎至於血氣衰竭之際能時其飲食節其勞逸養之以梁肉輔之以藥餌以却病而引年此豈非革否而為泰乎審如是則人力有時而勝天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伊川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

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龜山曰往自內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陰小小者未往則陰為內主陽无自而至故小往而後大



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內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內陽而外陰以二體言也內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也有其體而後有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則泰之為泰而吉亨義盡於此矣

誠齋曰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為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

子退小人而已消長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為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而止耳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伊川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制也相助也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



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  
 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及教民鋤耔  
 灌溉是也又問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  
 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  
 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  
 自育只治其鬪而已

晦菴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伊川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  
 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將泰則志在上進也  
 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

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  
 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三  
 陽之志欲進同也

白雲曰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  
 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已得尚于中行象曰包  
 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伊川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  
 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  
 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包荒謂有包含荒穢之量用馮河謂有馮河



之勇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朋亡謂大者自來而无幽遜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尚之爲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中行者六五爲中以行願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爲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爲光大不亦宜乎其德有容其道至公可謂光明盛大矣

集伊川白雲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然處下卦之終而當天地相交之際可不豫爲之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戒之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而陂往而復泰而否理之常也當知天理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此即持盈之道也故得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其陂復之理謂必然循環而莫之改也故曰勿恤其孚如是則於其祿食當有福益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故



關子明曰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集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氣上升陽氣下降乃天地之交泰也上以謙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君臣交泰則天下泰矣故下三爻皆以剛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謙虛接乎下四當二卦之交故發此義凡居人上而虛中接下者苟出於勉強則皆不能盡其道上三爻其虛中无我翻然而來接下之道皆出乎中心之誠不待人之戒告而後

能也爻言不富象言失實是皆不以富貴驕人而有虛中无我之意也鄰類也謂五與上也故四五皆稱行願在下卦之初則明以彙交於上在上卦之初則明以鄰交於下蓋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伊川曰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于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元吉



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秦之功也所以能獲祉  
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  
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  
其所欲能從之乎

誠齋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  
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  
九二剛中之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  
者君之明予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予罔予弃高宗  
所以為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  
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  
孰大於是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  
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反于隍也泰極則否  
城復于隍雖曰天運亦在上者持盈之道有所未  
盡也故於九三著先幾艱貞之戒上六以陰柔之  
資當時運變革之際上下之情否塞不通其能用  
眾乎用眾適足以速禍矣高貴鄉公是也自邑告  
命謂命自小者出其命可謂亂矣此羣小擅命之  
象也羣小擅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漢唐之君其  
權或在臣下或在閹豎或在羣盜皆亂命也上之



人所處雖正亦不免於羞吝況未必正乎人君處

泰可不敬哉

集伊川橫渠  
龔氏雷氏說



坤下  
乾上

伊川曰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交通所以為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伊川曰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

白雲曰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天下所以為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道絕謂之无邦可也匪

人猶曰无道也不利君子貞此危行言遜之時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伊川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廣平曰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切憤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羣小在上而衆邪逞故不利君子貞蓋唯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家之所以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则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子曰以予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若此不已國无類矣夫君

剛而闇復臣柔而諂佞上下之情否塞而不通无復人道即无類也天下无邦正釋匪人之義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伊川曰天地不交通否塞之時君子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白雲曰以无難言之邦无道穀為恥况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

也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伊川曰卦以內為小人而爻以初為君子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也故無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亨也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否之道象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兼山曰先大夫有言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

白雲曰亨如顏子之樂是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者哉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篠之徒聖人無取焉或曰拔茅乃牽連進出之意而否之初亦云拔茅者何曰時泰矣君子道長故正人引類而出出則進於位也時否矣小人道長故君子引類而處處則進於道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伊川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



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大人於不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  
 廣平曰否之六二下乘初六上承六三二陰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忿而陷我矣不承三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乃不亂羣之義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廣平曰六三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而當否之世不能去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恥苟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眾而不自知其醜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為鄰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唯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誠齋曰九四以陽剛之臣受九五大君之命以此清羣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



雷氏曰郭子儀當關豎猜間嫉妬之際屢帥師而出凡聞召命即日就道是以讒間不行終享安榮其將佐往往有列土之封則有命无咎疇離祉信矣九四在否之時居近君之位剛而不中故有違命之戒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伊川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

矣其亡矣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伊川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白雲曰志行於四否休於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傾覆自然之理也



伊川曰為卦乾上離下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眾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故其義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伊川曰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睚眦之情耳故必于野野謂曠遠之地无遠不同也其事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

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真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伊川曰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同人曰此三字疑衍文至誠无



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南軒曰天下之志紛然不齊君子奚為而通之夫四方之民雖異世而受衷上帝者則同惻隱羞惡之端所以發之於中者則同然而不同者私欲蔽之耳夫遇難共濟則胡越為手足爭利不休則父

子為仇讎方其遇難之時至誠相與纖偽不萌故皆不約而自同及一毫之利撓其欲心則挺然而起彼我分而為敵非以私欲之心蔽其所素同者哉聖人擴至誠大公之道包覆天下是以无往而不同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伊川曰天在上火性炎上天與火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別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注曰九居同人之始而无應於上心无私係則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則无厚薄親疎之異何過咎之有哉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主也相同以私雖應君猶為可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伊川曰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

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于三歲不興終安能行乎廣平曰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

安行者安而行之也小人安於為不善故至三歲之久而不興也興者興起而遷於善也孟子所謂待文王而興者是也九三以剛居剛是凶人之頑安於為惡而無遷善之心者也若夫九四度其義之不克而遂弗攻是能改過而遷善者也其吉宜



矣然九三不曰凶者蓋其凶不待言而後見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白雲曰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於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以見君子志於大同而小人私於同己者也說者謂九四乘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於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也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墉之逼過於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於升高陵之不興也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何哉

蓋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如在其墉間勢可攻也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不然一乘其墉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真乘其墉而攻之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議

九四雖不中正以其乾體故知險履離故有明明而知險是以過惡未形能止而弗攻也若肆其貪欲而不顧義理妄行攻奪則凶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安行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反則



之義張中庸曰困猶困心衡慮之困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伊川曰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

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

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

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

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當

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

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

下尚以同於宗為吝況人君乎

爻云大師克象云言相克者以見二爻之強如敵國然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龜山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于无悔而

已何也蓋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

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

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

悔吝生乎動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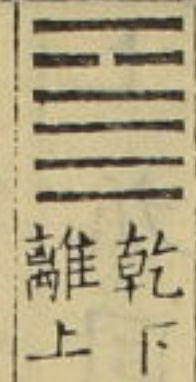
案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至

于野則曠遠无間矣同人于野是舍己從人大同

於天下无遠不同盡同入之道也上九處一卦



之外遠於有事之地靜而不通於物是不能無遠  
 不同大同於天下者也故曰同人于郊不能同人  
 而欲人同已得乎故象曰志未得也此爻无悔與  
 他卦不同有改過之心為悔無改過之心為吝故  
 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无悔者是終无悔心者也其  
 沮溺荷篠之徒歟觀其告子路之言曰與其從避  
 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其志亦欲人而同  
 於已乎



乾下  
離上

伊川曰為卦一柔居尊眾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  
 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  
 是也有因其卦義而有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  
 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  
 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  
 具元亨利貞則柔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  
 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  
 義故也

凡卦言元亨利貞者皆二五陰陽相應柔皆釋為  
 大亨蓋不能與乾坤同也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凡  
 卦辭言元亨者皆六居五九居二柔皆釋為元亨



以元有善大之意大有盡升鼎是也升之柔伊川  
謂誤隨他卦作大亨

柔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  
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伊川曰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  
之道也為諸陽所尊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  
眾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之德故上下同志  
應之所以為大有也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能  
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  
乎天時也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  
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柔在下者曰得位

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  
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  
其大之辭也

應乎天而時行謂明乎天德順時而行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伊川曰火在天上照見萬物之眾多萬物眾多則  
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  
類治眾之道在遏絕眾惡揚明善類而已惡懲善  
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白雲曰離之為象在天為日之明在地為火之明  
在人為德之明天下之動晝行夜伏者无他焉其



動以明為主故爾

單氏曰虞翻曰過絕也揚舉也渢曰天道福善禍淫故過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伊川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

於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伊川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積於中者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壯大之車重載積於中致遠而无損敗也故曰有攸往无咎

誠齋曰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

伊川曰三居下體之上諸侯君公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有為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伊川曰彭盛多之貌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大盛則致凶咎能謙損不處其盛而得无咎也蓋有明辨之智也晷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漢上曰子夏傳讀作旁盛滿貌

誠齋曰九四離之初故明晷以陽處陰故匪其彭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於上上下下孚



信相交故曰厥孚交如象云信以發志者由上之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也爻云威如吉者謂當嚴君臣之分也蓋六五柔中之君不患其孚信之不志患其君臣之分或有所未明也孔子恐後世人主觀威如吉之言以作威殺戮逆詐設備為信故釋云威如之吉乃平易而无備也平易而无備即繫辭所謂有親可久之道也

集伊川白雲雷氏輩說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伊川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

廣平曰六五有志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義五為大君而上九與眾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乎順之義上九為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眾陽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己而又以尚賢也自天祐之謂自天以下皆助之也故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 艮下  
☷ 坤上



伊川曰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伊川曰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異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安履乎謙終身不驕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伊川曰濟當為際謂下交也謙為卑巽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白雲曰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流變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有心如其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溫公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



則无以保其終

鬼神害盈福謙猶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也謙之為德其至矣乎尊者謙則其道彌光卑者謙則人不可得而踰越其道與夫不可踰越乃君子之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伊川曰山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象也君子體抑高峯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

龜山曰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

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伊川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自處至謙眾所共與也雖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

誠齋曰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无若虛之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伊川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



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  
 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  
 吉者有為得貞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  
 自得也非勉強為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眾陰所宗履得正位  
 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從有功勞而  
 持謙德者也故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  
 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以功下人故能保有  
 其終也萬民服者得終也人心不厭也

雖高而不能令終者多矣

集伊川  
佚菴說

白雲曰唐虞之際能盡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  
 于邦而至于九功惟敘所謂勞也自滿假而拜  
 昌言所謂謙也至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  
 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曰四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以奉謙德之  
 君其動作施為靡不利於撝謙也如是然後中於  
 法則撝如人手之撝也

晦菴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无不利矣然居九三  
 之上故戒以更當撝謙也撝退托之意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君富有天下而云不富以其鄰者以六五謙虛之德與臣鄰同也利用侵伐征不服而无不利者是猛以濟寬之義也蓋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然一於謙異則小人有時而不服故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威德相濟然後盡君德之宜爻恐一於謙柔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恐以利用侵伐之言後世人君或不省躬討罪妄動干戈故曰征不服也采伊川雷氏說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居中得正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聲音見於顏色莫非謙也故曰有諸中者形諸外上六以陰柔居一卦之上才德不稱既无其實又不能撓而不有居謙之世徒欲以足恭弔名求其所謂尊而光不可得也故象曰志未得也故可行師征邑國征邑國者自治也謂宜以剛武勝己之私也劉侏菴曰陰居亢極非能謙者居謙之時以鳴求應是外為謙辭而中无其實者也征邑國自治也此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之道也集





震上坤下

明道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伊川曰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  
 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  
 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  
 故為和豫之義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曰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  
 民悅服兵師之興眾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  
 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  
 王師眾順今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說不

之服從也

龜山曰屯者建侯之時豫有建侯行師之道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  
 哉

溫公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  
 伊川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  
 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大人所  
 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天地之運  
 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



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之時義坎睽蹇之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劉氏曰順以動豫言順理而動則人心悅豫蓋理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豫順以動言人心和豫能順之以動則天地莫不從之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天地從之況於建侯行師乎所以利也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伊川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白雲曰先人曰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說豫之時也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以順陰陽之理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



雷氏曰樂非徒作以崇德也堯章舜韶湯作大濩武作大武是也作樂崇德非以娛己也殷盛以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已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以陰柔居下上應於四是不中正之小人恃九四之親舊脅肩諂笑以求豫者也四以一陽為致豫之主必无私應小人之理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况鳴而求豫乎志窮凶者窮其求豫之志

則也

晦菴曰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伊川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



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  
 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  
 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  
 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  
 已交於上以恭異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  
 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  
 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  
 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  
 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

幾而動言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別可九矣微  
 章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  
 知剛矣知幾如是眾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  
 介即分別界限之意謂守其分也猶孟子云不以  
 三公易其介劉氏曰豫之時上下皆趨於豫而六  
 二獨以中正自守澹然不以動其心故有介如石  
 之象君子見幾知豫之不可近去之惟恐不速何  
 待終日不終日者一卦未終之象也貞吉者居中  
 守正不溺於豫吉其宜矣古人言不能入者譬之  
 以水投石石者外物之不能入者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白雲曰處豫之道戒在於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  
 是以馴致必至於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為得而六  
 三以盱遲有失也夫睢音隳盱視上而說之非介如  
 石者也遲疑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說之者失  
 於不立遲疑有待者失於无斷皆為有悔之道欲  
 无悔者无他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  
 行之唯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行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

龜山曰四以一陽為順動之主剛應而志行天下

由之而豫故大有得也處多懼之地承柔弱之君  
 而任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唯至誠為能通天下  
 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  
 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方成王幼冲周公為  
 冢宰百官總已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羣叔  
 流言危疑之甚也唯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  
 獻有十夫子翼此朋盍簪之謂也使周公懷自疑  
 之心以畏艱大之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亂无日矣  
 其能成寧考圖功哉

耿氏曰九四為震之主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  
 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



也大有得而勿疑則乃能協眾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眾髮以安其冠若自疑則眾斯睽矣未聞以疑事而有功者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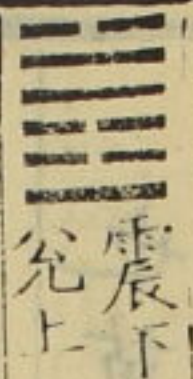
誠齋曰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耽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定然其効止於恒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為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三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

而速見正者揉而復

雷氏曰孟子曰出則无敵國外患入則无法家拂士者國常三然則君雖失道有忠臣以正之者常不亡故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其天下中未三者中猶降衷之衷言六五降衷之性未盡三也玄宗之不逐韓休其是之謂歟張中庸不取潘氏虛器僅存之說者恐後世昏主妄殺大臣也劉佚菴曰既是昏主必不讀易僕安張說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伊川曰在豫之終昏冥已成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若能渝變則可以无咎



童溪曰程子曰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或曰聖人於初六鳴豫則繼之以凶於上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初六之象則逆知其志之窮於上六之象則又諭之以何可長也蓋初者所以過其惡也惡而過之所以禁天下之未然也終者所以開其善也善而開之所以導天下於將然也禁之導之始之終之聖人之心所以无負於天下後世也  
誠齋曰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為憂勤之主乎能變則為太甲為齊威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夏太康唐莊宗



震下兌上

伊川曰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有大亨之道以其動而說也動而雖說苟不以正豈得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曰卦之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



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又曰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

白雲曰先人言隨不止於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

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肅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伊川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徙義眾人之隨己己之隨人與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雍曰天下之理不動則无所隨不說則不能隨然隨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細而蟲魚草木无不有隨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而已至於堯舜隨於揖遜湯武隨於征伐伊周隨於致君孔孟隨於設教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況天地萬物之隨乎蓋道與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也是以聖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氏曰雷發聲於震收聲於兌澤中有雷收聲於兌之時也

白雲曰伊川曰禮晝不居內夜不居外亦隨時也  
雍曰夫君子一動一靜至於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蓋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息而已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溫公曰官者所守之常也處隨之初將變其守者也故曰官有渝將變其守不可陷於邪也故曰貞

吉隨不失時變不失正由斯術也何往而无功哉  
伊川曰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也出門交謂與物接也擇善而從无所偏係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



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二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伊川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暗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

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悅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

誠齋曰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伊川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而天下之



心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  
 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復何過咎之有古之人有  
 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位極而无逼上之嫌  
 勢重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  
 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孚誠  
 而處无甚失也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  
 有孚而在道则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龜山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  
 隨之隨有獲也

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  
 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

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凶矣是必有至誠之  
 道大明於天下足以使天地人鬼萬世无疑焉斯  
 无咎矣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  
 之其義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在道明隨之  
 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  
 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  
 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中正為隨善之義

雷氏曰孚于嘉書所謂允元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窮也

上六處隨之極盡動而說隨之義民之隨之如拘  
係之蓋言不得不隨也為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  
之古人以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是乃維民之道也  
昔太王之去豳也勢亦窮矣勢窮而人益隨之所  
以見動而說隨之義故與王業于西山



巽上  
艮下

伊川曰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  
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  
男亂其情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以亂亂  
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  
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甲者  
數之首事之始辰之甲乙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  
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  
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  
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  
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  
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  
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  
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



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自甲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晦菴曰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白雲曰易言利涉大川非剛健之才則虛中有濟

之象而蠱言其易於有為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剛上而柔下謂在上者剛在下者柔剛柔不交所以致蠱壞也巽而止蠱言治蠱之道也艮止於上巽順於下无為而尊於上者父之道服勞而順於下者子之道故在父多言子幹父事雖然由朝廷至閭里孰非事而獨舉父子何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王者雖曰有天下自其本觀之亦家而已故家人之九五亦曰王假有家為天下之



倡莫先於一家居一家之責者莫重於子能盡子道則家齊矣由是而之焉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夫血有蟲蠹則為器之蠱身安宴溺則為人之蠱朝有小人則為天下之蠱儿蠱則不可不治蠱所以有幹事之象也故聖人於蠱弊之時未嘗憂其不治特患幹之无其人耳在卦五以柔中居尊倚任九二剛中之臣利涉大川往有事者九二之任也先甲後甲則天行終始之道循環然耳易於泰終言其命亂於蠱言元亨而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

集南軒諸先生語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民德敗矣敗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可也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振民風象育德山象

集單氏輩說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治蠱非創始之事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也當家道弊壞之初故六雖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能幹父之蠱則為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咎謂前人之過庶可補也厲惕厲也孟子所謂操心危慮患深之意也能如是終乃獲吉意承考者善繼父之志也

參取白雲說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曰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

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黃堯舜之事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剛而過中雖克幹其事不无小小之悔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然巽體得正故能終无大咎

伊節川語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胡氏曰夫父以柔懦以至蠱壞其家而四又以柔弱之質承其蠱壞之後无剛明果決之才不能幹



家事也然而以陰履正故但少能寬裕其父之事耳夫承蠱壞之後而以柔弱之質將有往必見悔吝无所成也初亦陰柔而能幹者居壞敗之始也治家之法當在於始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曰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曰上九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誠齋曰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

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不事王侯非以為高尚人也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猷猷不忘君江湖存魏闕志也曷常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為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為天下之可法



兌下 坤上

白雲曰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為義序卦曰臨者大也蓋臨為大而所臨者小故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伊川曰元亨利貞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則大亨



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白雲曰自一陽生而為復長而為臨凡八變而得遯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義凶

同意易於臨言月於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稱月從其類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伊川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也剛正而和順天之道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之地岸也岸高於澤而俯臨之有含容止畜之象君子體之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教思无窮至誠无斁也容保民无疆謂含容安集之意廣大无疆限也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集伊川晦菴語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之臨民臨事與夫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幼而學壯而行人豈不欲有臨哉四近君之臣初得正位與之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者所信任而有臨也初之與四相感非苟求見知期於進達也其志在行其所學之正道耳故曰志行正也以正應正故

曰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伊川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

通志堂



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

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白雲曰未順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以順命而後

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柔不中不正之才而居二陽之上是處

不當位也夫位者人之所欲六三雖甘說此位亦

安足以有臨乎故曰无攸利既能知而憂之強勉

自改退避賢者之路如是則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伊川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

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

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

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六五知音智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知臨謂知大君所以臨御天下之道也臨御之道

奈何用九二剛中之賢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

共行之而已夫子恐人以任察為明故贊之曰大

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臨與復皆剛長之卦乃君子之道寢長之時也敦



者厚之志也相應而相從理之常也復之六五非應而中以自考臨之上六无感而志在於内不曰厚之至乎故在復則曰敦復在臨則曰敦臨



巽上坤下

伊川曰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觀去聲示也不音者皆如字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伊川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

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注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豕曰大觀去聲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去聲天下觀去聲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白雲曰大觀在上以異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於示人也其誠明之著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有不可揜者焉觀之者至於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且觀之天則大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因四時不忒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謂天之神道由人言之亦曰天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化也宜矣曰設教者天无教聖人主教雖以不教教之亦曰設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之欲无言皆是道也

雷氏曰順者以順動也巽者以風教入於人心非

威刑以率之也中者如極之建而民取中正者如表之立而民取正人君以此而示天下天下觀而化之矣在上而中正者九五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自然此天之神道也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天下之民不知所以然而心自服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去聲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伊川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遊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視民俗而設為政教也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伊川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其觀見者淺  
 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  
 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  
 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  
 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  
 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  
 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注六二所見者狹故曰闕觀猶有應焉不為全蒙  
 伊川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陽剛中正之道非

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闕覘之觀耳闕  
 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  
 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  
 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  
 正之大道而僅能闕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  
 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龜山曰大觀在上而二以陰柔在下卦之內五之  
 宗廟之美室家之好非二之所能見也闕觀而已  
 夫視不出閨門之內為女子之正則利矣居大觀  
 之時而為女子之正是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伊川曰觀我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

白雲曰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以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為不失進退之道矣

誠齋曰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唯其可而已何必量已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

雷氏曰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其是之謂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剛明中正居尊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而又體巽故有樂善忘勢尚賢之象尚賓者尚賢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固宜仕於王朝効其智力上輔其君以施澤於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者賢有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進仕於王朝則謂之賓忠臣嘉賓賢有德之稱也爰言利用賓于王而象言尚賓者夫子恐人



貪國之光不待禮至而往也又恐失時象恐輕進  
聖人之心可謂委曲丁寧矣 采伊川語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伊川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  
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  
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我生出於已者王  
輔嗣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

漢上曰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道之已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非若小人  
女子之童闕又无進退之疑无賓王之利者也故

觀其生九五之君六四之臣皆在所觀也昔武王

既已革命天下歸心四方英賢雲集輻輳放牛歸  
馬垂拱无為盛德光輝爛然可觀所謂童闕之觀  
者可勝言哉用賓于王者為不少矣然伯夷守節  
甘采薇於首陽者何哉蓋觀其武王之革命羣賢  
之趨時赴功若有不足者焉遂作歌曰神農虞夏  
忽焉歿兮我安適歸其志未能平也歟夫觀之時  
天下既定人知趨時赴功觀其國之光華為急而  
不知趨時之弊又有甚焉是以後世風俗奔競委  
靡不振去道日遠矣孟子稱伯夷百世之師也聖  
之清者也所謂君子无咎者也或曰以此為說通



則通矣與蠱之上九无乃相類乎曰不然蠱之時  
天下方弊六五以柔居尊下有陽剛之臣爲之應  
足以幹蠱而用譽上九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  
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負經濟之才不偶於時不  
見知於當世之君者也非遇其時不出也非志有  
所未平也觀之時天下既定九五以剛居尊下皆  
陰柔奉命之臣國之盛德光輝爭先覩之爲快上  
九以剛明之才處一卦之上觀其時之所尚懼後  
世不能无弊將以振起風俗清介自守不屑天下  
之事其志有所未平也雖然武王周公急於救當  
世者也伯夷之心將救後世者也或疑湯武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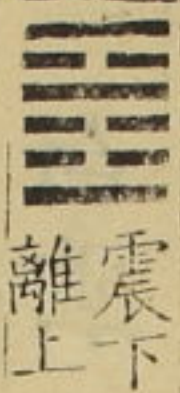
見於革卦不知革之時是方革命之時也觀之時  
是天下既平之時也

學易記上經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學易記上經卷第三



震下  
離上

伊川曰噬嗑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復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  
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嗑之則得合故為噬  
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  
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  
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  
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  
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



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白雲曰：唐虞之民不犯成周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以用獄為利也。故知利用特在於有間之時。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曰：頤中有物，噬而嗑之，乃亨通也。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上離下震，動而明也。雷震而電曜，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



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  
 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  
 用柔非治獄之宜也又曰雷電者陰陽相軋也軋  
 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有電便有雷  
 白雷曰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於是乎  
 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  
 之道而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伊川曰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  
 罰饒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兼山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

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勅  
 法而後用也

雷氏曰傳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也故明其  
 罰之輕重而又勅正其法令使人曉然而知懼則  
 遷善遠罪而不犯矣此明罰勅法之意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曰繫辭云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言懲之  
 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

白雲曰夫以聖人仁覆天下於小罪輕刑固宜赦  
 宥而此初九履校滅趾不以為過何哉蓋小懲於  
 早所以大誡於後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此聖



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校者械  
之通名在足云校屨校而滅其趾大其校也使之  
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不行也

晦菴曰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  
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龜山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刑當而  
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也鼻者息  
之出入往來而不窮也九四為間者也而初應之二  
剛合則為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絕其往來乃无  
咎

單氏曰滅趾者止其行也滅鼻者絕其通也姦人  
得行則其志通矣噬膚而絕其通用獄之功也故  
无咎

晦菴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龜山曰柔不當位而當九四之剛猶噬腊肉而遇毒  
也

雷氏曰腊肉全體而乾噬之最難者也九四之象  
也九四有剛強炎上之勢處近君之位不中不正  
在所刑者也六三柔而在下欲以刑法正之宜其  
若噬腊肉之難非特正之難必反見傷也故曰噬



腊肉遇毒夫治姦惡不勝而反被毒則至於喪身者多矣而曰小吝无咎何也不幸而不能成誅不仁之功何大過之有哉故曰小吝其志在於誅不仁於義何愆哉故曰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伊川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

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誠齋曰九四自為梗而曰噬乾肺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一人而已哉

雷氏曰夫以寬服民刑措不用此聖人光大之德也九四猛於用刑以除邪雖曰剛直豈曰光大之道乎故象曰未光也孔子為魯司寇而誅少正卯不得已也孔子豈以為光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肺者也二三五之所噬皆指四而言也六二居中得正故有噬膚之易以九居五正也以六居五非正也故不若六二之易管蔡之於周爲間者也周公之誅得六二之義矣成王則未免於疑也故後世議成王之才不及漢之昭帝得黃金貞厲无咎者勉之之辭也黃中色金剛物五雖中然實柔體故必剛中正固而懷危厲則得當而无咎也王氏曰得當謂刑戮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白雲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可揜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聰之不明可知也然初六滅趾上九滅耳孔氏以爲滅沒也蓋履校何校則刑也履校極其足也極而沒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初則无咎一六則凶蓋戒於早故終爲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械其首者安知終不麗於大辟乎

離下  
艮上

伊川曰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



列合則必有文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伊川曰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謂成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乾

坤重而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據發曾中所緼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劉元承手編

白雲曰賁飾也交相飾之謂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以剛為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以柔為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



天文者指上文剛柔相文而言也剛柔交錯乃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謂也文明以止人之文尊卑上下禮文之謂也止謂各止其所止也文明以止謂明乎尊卑上下之分而不亂也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東作西成時變可知矣觀乎人文則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則麟趾騶虞化成可知矣集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

折獄也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伊川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所以為賁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三五九十二  
白雲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間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以文明中正為一卦之主將以文明之道賁天下者也五居君位而不應不應則不可以有為矣須待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為賁歟與上興者謂與三相賁而起也

采安定白雲佚菴語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伊川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光彩之盛則有潤澤故云賁如濡如

雷氏曰賁如濡如以禮文潤飾之謂也貞而不永則非有終者也故曰永貞吉夫國家无禮文以潤飾之則貴賤尊卑失其正而相陵矣身无禮文以潤飾之則人侮之矣故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雷氏曰六四自飾以正故曰賁如未受飾於初故曰皤如初九體乾馬也義而不汚白馬也舍三之車而弗乘專志於四動而趨上疾若飛然故曰白馬翰如六四以陰居陰正而不足於明是以初九



之來本以親已疑其爲寇也始雖疑而終能以正  
相賁復何尤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白雲曰六五爲賁之主及於丘園所飾遠矣聖人  
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况邇者乎丘園尚及之  
况朝廷乎故商之賁也及於耕築周之賁也及於  
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  
士而已束帛戔戔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  
望實幣帛箱篚之意也馬氏曰戔戔委積貌許慎  
以戔從戈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非一

所也

誠齋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  
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於惟其人吝故榮榮故喜喜  
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吉孰大焉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曰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  
素則无咎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  
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居賁之功與  
卦居極者異矣

上九以剛文柔而居无位之地有功成不居之象故  
曰白賁功成不居何咎之有



伊川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

剝不利有攸往

伊川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一陽之時眾小人剝喪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白雲曰不利有攸往者懼君子以道自任與小人校也

雷氏曰泰與夬君子長之卦也剝與否小人長之卦也泰曰吉亨夬曰利有攸往否曰不利君子貞

剝曰不利有攸往凡以為君子謀也聖人作易區區君子謀者非私君子而弃絕小人也蓋君子進則君安邦寧生民受其賜鳥獸草木咸若小人亦得其所小人進則反此而小人亦不免其禍故聖人為君子謀者非特天下亦所以為小人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曰剝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



白雲曰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道也  
 龜山曰五陰上行小人之長極矣有爵賞以導其  
 前刑威以驅其後中才而下孰不變而從之乎雖  
 有剛明之資蓋將巽言屈身以避害亦理勢然也  
 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  
 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至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蓋有以取之也夫寒暑  
 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然君子尚消息  
 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當是時存亡  
 之機間不容息與他卦異故也  
 誠齋曰不利有攸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

固曰盍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  
 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  
 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劉牧曰山以地為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  
 為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

伊川曰山附於地圯剝之象也上謂居人上者觀  
 剝之象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伊川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



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陰自下進漸消蔑於真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白雲曰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隔上下者也輔嗣謂足之上孔氏謂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皆一也剝牀以辨則其剝進矣未有與者遠陽而无應无以止之也或近陽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苟不能辨之於早未有不至於凶者剝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也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

楊氏曰六二未有剛以與之三則有所與也剝辨而未及膚苟有正道庶乎其无凶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伊川曰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居剝而无咎者以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東漢之呂強是也

橫渠曰獨應於陽反為衆陰所剝於義无咎吉凶不足言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伊川曰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及其膚矣



其災也豈不切近乎

白雲曰牀剝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

南軒曰牀者人藉以爲安信息之物也君子得行於世則天下泰然安枕猶之牀也今也衆陰剝喪君子至於切近其身焉則君子不得其所可知矣君子如是天下又可知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白雲曰方剝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剝之時而爲止剝之道者也雖然貫衆

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蓋消息盈虛天之道也君子之所尚也雖聖人不能違時特於其間而有止之之道非若一於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宮人寵但厚其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则无不利此謂根蒂之難去者

誠齋曰无不利者言不爲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明道曰息訓爲生者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



中間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

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與所以載君子民之象也廬所以庇民君子之象也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眾心願載於君子是君子得與為民所承載也為小人者必欲剥其廬則已復无所容身矣蓋亦不思耳終不可用者聖人特為小人戒也

  
震下坤上

伊川曰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

也故為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伊川曰復亨既則亨也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消長



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

白雲曰朋來則有臨有泰而後為復之无咎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伊川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也

七日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廣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復之時未有物也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之心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故序卦曰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於博施濟眾也

龜山曰一陽復於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矣小人眾而君子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故動而以順行而



後出入无疾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七日謂自  
姤至復也夫四時之變浸而為寒暑固非一日之  
積也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故剝以順止  
之復以順而行其道一也

誠齋曰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  
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  
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  
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為天  
地之心動而生物貴陽賤陰長君子消小人是也  
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為此之心乎體之聖失  
之愚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伊川曰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  
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  
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順天道也在一人之  
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誠齋曰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涸陰雖冰於地  
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泉獨温自閉  
關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伊川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



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  
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无形  
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  
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距是有  
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  
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  
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  
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馬融音之是反抵通  
誠齋曰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順天時爻  
義為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含羅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即美也二雖陰爻天資中正切比於初見初能  
復以為美而樂從之是能忘勢而樂善也故象謂  
六之下仁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无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解書者以休為樂善六二休復蹇叔以之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能固者  
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  
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  
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



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兼山曰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

伊川曰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其志可謂善矣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白雲曰舍類應初獨行其志者也七十子於衰周之際從夫子於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其道也

前輩或云不言吉凶者蓋此爻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此說或有錯誤不然何反沮人為善也凡卦中之凶咎多言於可疑之爻若此爻之吉不待言而後見也何哉善人便是吉人惡人便是凶人若云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授則二亦不能獲言三又豈能无咎哉又曰不云无咎者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



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是大不然以陰居陰乃當位也若以陽居之則剛而不正矣與初非應則不從君子之善道矣又豈能獨復也哉且剥之時小人之道方長盛君子不利有攸往然則失上下而應陽者聖人尚曰无咎而況居利有攸往剛長之時乎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初九陽剛君子之道也相應相比者復之易二與四是也遠而非應者復之難六五所以稱敦復敦復者厚之至也中者六五固有之性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其六五有是性是以能非應

非比而能復不曰厚之至乎不與初應本當有悔以其能復是以无悔中以自考者非自有降衷之性則亦不能成此德也漢昭帝之明察足以當之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弗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伊川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

誠齋曰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夾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於而身則天



災人眚之畢集凶於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  
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姦邪而德宗  
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  
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  
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於元和乃始克征何嘗  
十年而已乎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  
者上六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曰反君道者  
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道乃為上六所左右至於  
迷而違之何復之有  
雷氏曰迷復者失道失信昏迷而不知改過復善  
之謂也

四

學

二十

周子正



震下  
乾上

伊川曰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  
以人欲則妄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明道曰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

伊川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  
萬物生生不窮各正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  
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  
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  
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  
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學

二十

通志堂



故其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白雲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論卦之所以成无  
 妄者主於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  
 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  
 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  
 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  
 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  
 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舍无妄而往者又

何之焉一舍无妄而往則為匪正矣是以人滅天  
 以偽喪誠乖於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  
 心於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  
 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  
 天蓋知天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  
 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

无妄之往猶孟子云助長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伊川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  
 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  
 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



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雷氏曰對時者如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春毋麝母卯昆蟲未蟄不火田之類是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曰九以陽剛為主於内无妄之象以剛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

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田謂火其田也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由耕而穫菑而畲理之常也不耕可穫乎不菑可畲乎未能成已而可成人乎則利有攸往者蓋言先當成已而後可以成人象云未富者以六二陰虛其於无妄之道未能足



乎已者也以有應在上故有急於成人之象  
采白雲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伊川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  
 於上欲也亦妄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  
 亦必有失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  
 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  
 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或謂設或也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  
 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  
 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妄得之福

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  
 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白雲曰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  
 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已妄致乃无妄之  
 災雍曰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  
 動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  
 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  
 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  
 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  
 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  
 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



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  
以動爲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蓋有无妄之  
道存諸已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  
天理小人徼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蓋其所  
得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不若邑人  
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爲行人之得  
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  
者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  
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  
子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

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獲陷窞之中矣可不慎  
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  
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  
則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  
妄之災也於道何損焉

誠齋曰既无妄矣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  
者城門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此非无妄之災  
故仲尼被圍以貌偶似陽虎不疑償金偶與亡金  
者同舍也无妄而災可无愧矣故災至无愧者聖  
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  
能也楚恭王出遊云烏嗥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



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必有失何足以為得乎楚王失弓楚人得之有失則必有得何足以為失乎塞翁喪馬曰焉知其非福及其得馬又曰焉知其非禍塞翁之於得失其有見於此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曰四陽剛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雷氏曰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操則存舍則亡而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伊川曰九五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政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單氏曰藥者以毒攻疾者也非疾而攻之則其毒



反能為患矣

伊川云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若遂自  
政治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孟子曰有人於此  
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  
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  
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  
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傳曰  
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孟子深於易者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

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矣故行則有過眚而无所  
利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諸卦雖本天道皆因人事得失而可明有應則為  
得无應則為失乃其常也无妄則異乎是動以天  
為无妄无妄天理也動以人為有妄有妄人欲也  
有應近人欲之私无應即天理之公故六爻以无  
應為得无妄之道初九之得志得无妄之道者也  
故曰往吉在他卦處下而无應難乎其為得志也  
九四固有无妄之道聖人以其居陰故微存戒曰  
可貞固守之則无咎矣在他卦剛而不中不當位  
而无應義无咎者亦鮮矣九五得正居尊剛中而



應在他卦則无往不利在无妄則藥不可試六二  
 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在他卦其吉可知在无  
 妄則為未富三之所得者牛所失者无妄之道乃  
 匪正有眚之人也白雲以為幸而免在上九則妄  
 行窮災无攸利矣



乾下  
艮上

小畜異畜乾以柔畜之也大畜艮畜乾以剛畜之  
 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誠齋曰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  
 逢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況治平之世

乎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單氏曰大畜者雖以畜物為義而非已有所畜則  
 不足以畜物也

白雲曰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  
 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謂悠久无疆也  
 誠齋曰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  
 韞而无竭韞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  
 外者輝光矣日月常見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  
 也吾君之德何為而臻茲尚賢故也上九以陽剛

易記上經卷之三

二十七

通志堂



之賢六五之君柔順以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  
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尚其德  
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  
以五上二位言爲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爲臣止  
君君之不善曷能止之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  
其非心也故袖中之鷲恥魏微之見苑中之游畏  
韓休之聞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嬖之霸貪貲之  
宰能杜窮奢之主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伊川曰天在山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

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  
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  
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白雲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  
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山必  
不能畜天之大而畜天之道爲有餘在人亦然  
龜山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  
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  
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如其實未  
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爲哉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曰大畜艮止畜乾也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之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童溪曰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輶四

說其輶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輶自說其輶也夫說人之輶與自說其輶語其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夫何尤乎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輶說文車軸縛也又云伏兔即今人所謂鈞心也一云軸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伊川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而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大畜為義良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以天下論之凡在下之人被畜者也在上之人畜之者也初九陽微在下進則有

厲利於止也二則說輟以不行方之於初是安於止而非利於止也三則畜極而通與上合志蓋將有為之時也則當馳逐而致遠業焉然馳逐而不知戒則或有顛躓之患故利知難而不失正日閑習其輿衛何所往而不利哉以一人之身論之初則利於止二則安於止三則行其止下卦三爻乃君子成己之道也上卦三爻則論成人成物之事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安定曰童牛犢牛而无角者也

伊川曰四艮體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則大善而



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

童牛之牯未詳古制今農家以繩維二木如鞅板然施於犢牛之首是亦童牛之牯之義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伊川曰六五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要聖人操得其要

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導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



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續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張中庸曰宋太祖收諸將之兵權亦續豕之牙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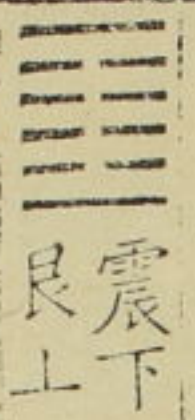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誠齋曰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並進道之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

雷氏曰良馬馳逐於天衢之中與夫所謂天步艱

難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者異矣

上九為一卦之主畜道已成聖人之道大行也故曰天之衢亨伊尹周公足以當之何字或云辭或音荷或作向或為行義皆有所未安當闕之以待知者



震下  
艮上

伊川曰為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



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曰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溫公曰何謂觀其所養其人賢則所養必賢也其人不肖則其所養必不肖也何謂觀其自養取於人以義自奉養以禮斯賢也取於人无度自奉養无節斯不肖也故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取遠視其所主達視其所舉足以知其為人矣

伊川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聖人養賢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眾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



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養  
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  
為大故云時

雷氏曰舜養十六相而去四凶所養正也孟子以  
寡欲養心以直養氣又曰萬鍾於我何加焉自養  
之正也此卦體震之三爻皆凶體艮之三爻皆吉  
蓋養之道靜止則吉躁動則凶故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子夏傳曰言語者禍福之機飲食者康疾之由

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  
萌芽為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慎言語以養其德

節飲食以養其體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  
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  
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  
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  
也

兼山曰山以形雷以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  
貴也

伊川曰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  
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之謂也  
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



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柔頤者也心既動則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止也既惑所欲而失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誠齋曰下卦三爻皆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淺於自養者也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

其智安在聖人惜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舍己而狗欲又戒之以必凶又取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伊川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於初若求



頤於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  
 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  
 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  
 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  
 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  
 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  
 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  
 大悖也

上九陽剛居一卦之上天下由己而得養是至公  
 无私以養天下也六三柔邪躁動挾私應以求

養焉宜乎見弃而取凶矣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之  
 所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勿者禁止  
 之辭以此求養何所利哉  
 白雲曰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復可不慎哉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  
 吉上施光也

四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  
 天下乎初九以陽剛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  
 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自三以  
 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  
 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傳云作之君



作之師上之人能教養其下則為順今四五皆陰  
 五賴上養四求初養於義為不順故在五則曰拂  
 經在四則曰顛頤雖然堯舜猶下詢於芻蕘周公  
 猶躬吐握恐失天下之士況其下者乎此四五顛  
 頤拂經而皆吉也人之養德不過內去私欲外重  
 威儀而已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人望之儼然  
 而有所畏也蓋不重則不威所謂虎視眈眈以養  
 其外者如此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先儒云  
 去得一分人欲則存得一分天理所謂其欲逐逐  
 以養其內者如此能如何咎之有象云上施光  
 也者蓋於二卦之交復推明上下交養之義發

凡於四則五不待言也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故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賢故曰富觀其所與  
 上施光者魏成有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伊川曰六五當頤之時而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  
 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  
 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  
 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於  
 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  
 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



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誠齋曰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貞固順從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盡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曰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童溪曰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

白雲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



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諸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  
周為能盡之



巽下  
兌上

大過為卦其義有二一則四剛居中過於強暴上  
下本末皆弱是梁棟傾撓不可扶持之時也一則  
聖賢所蘊畜之天德養之有素而當此大過之時  
故能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故頤次大畜  
大過次頤也非聖賢道德有以大過於人其能救  
此大過之時乎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為卦上兌下巽四陽居中過於剛強上下皆陰兩  
端柔弱故有棟撓之象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即大過民為本君為末之意也故王注云  
初為本上為末君弱於上民疲於下居中用事者  
皆剛梗不制之臣也棟既撓矣大厦其將顛乎剛  
過而中巽而說行乃拯之道也故曰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白雲曰當本末弱而棟撓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  
也夫大厦將顛梁棟傾撓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



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然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盡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是而有攸往寧无亨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巽在兌上澤上有風乃乘木舟虛濟物之象也在卦則為中孚巽在兌下澤滅其木乃舟沉澤中不能濟物之象也在卦則為大過是賢人君子負經濟大過人之才或沉於下僚或隱於側陋而不見知於上也君子當此之時或進則大有為反本末之衰獨立不懼可也或退而窮處則堅貞不移著書立言垂法將來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狄梁公之謀唐温太真之謀晉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誠齋曰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郭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木之枝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无咎

徐氏曰巽則柔順而其色為白

雷氏曰大過之世剛得位得中然後可以過越而濟之初六以柔在下豈能有為而拯弱扶衰乎當避難全身而已夫置器者苟措於地則安而无傷矣猶以為未而恐其傷也又用茅以藉之則安之甚而慎之至也茅之為物潔白柔順猶之避難也苟遜於世則可矣然非潔白則有同俗之汙非柔

巽則有違世之害必潔白以治己柔順以隨時所謂危行言遜和而不同之道也以此而往何咎之有哉此藉用白茅无咎之意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



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蕘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蕘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為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誠齋曰九二以陽剛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厦將顛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厦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枝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謂枯楊為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為女妻初六耦而敷散根象也故為生稊根也

張中庸曰初六在下陽過於陰之象也大過陽過陰之時過於陰則吉則利不過則凶則醜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温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正可濟之以柔而不可濟之以剛也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而不以得位



四力二  
學易言上經卷三  
四十三  
卜奇  
為義九三居陽履剛而在一體之上剛很強復不可輔弼者也故曰棟撓凶

伊川曰九三以剛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撓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義乎曰言易者貴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剛而用剛巽既終而將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撓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

是以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謂巽終將變无用柔之義者蓋說卦其究為躁卦之意也

劉侏菴曰三四居一卦之中故皆有棟象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有棟撓之象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伊川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而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



三十一  
相繫者也九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東坡曰得者如父不能得之於子之得也過者得不過者故二得初六上六得九五也陰在卦初女妻之象陰在卦末老婦之象九五不能過小者又為小者所乘而反承焉故曰老婦得其士夫伊川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

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然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白雲曰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為可醜也老夫女妻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已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白雲曰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為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其道殊不相類

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滅其身王衍

曹巽訓注以之



坎下  
坎上

伊川曰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復之義坎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也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陷水之體也

南軒曰乾唱而坤和乾尊而坤卑出於自然所不可亂者也得於乾曰震曰坎曰艮得於坤曰巽曰



離曰兌是六物雖相摩於天地之間不可以相无  
 然而得於乾者每无待而有濟得於坤者皆不能  
 特立以成功震為雷巽為風雷者震起萬物而為  
 之發端風則因有所吹嘘而長養之坎為水離為  
 火水有常行而无所賴火託薪然後始得以見其  
 體艮為山兌為澤山能厚載萬物而生植之澤非  
 因物則不能施其滋潤之功此所謂出於自然而  
 不可亂者也然則人欲犯尊卑之分滅倡隨之義  
 其可乎哉

雷氏曰險以陰言陰之性險故也陷以陽言一陽  
 陷於二陰之中故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孔疏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險之重叠乃成險之  
 用也二者人之行險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  
 習也疏謂便習其事者乃素患難行乎患難之意  
 也乾坤之外純卦皆有習義獨於坎加習字者得  
 非發六子之凡舉一隅之義乎

伊川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其心誠一故能  
 亨通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  
 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白雲曰一陽陷於二陰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  
 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亨孟子所謂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曰習坎者謂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也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

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橫渠曰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凝滯人在前唯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三百七十三  
龜山曰水流而不盈陽微未出中也萬折必東行  
險而不失其信也

誠齋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  
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  
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陽動故曰水流  
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  
不可升故設卑高貴賤之嚴法地之不可踰故設  
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无險之用不  
可不設故曰大矣哉

雷氏曰夫坎之險陷害人甚矣而用得其道則可  
以守國猶之水火烹飪灌溉以為養而人非水火  
不生用之得其道也苟用失其道則漂溺焚燎害  
莫甚焉道德亦然剛者君子之道也用剛以為仁  
則仁不可勝用矣用剛以為直則直不可勝用矣  
若夫用剛以為暴虐則暴虐亦无所不至天下之  
事无不然顧用之如何耳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曰兩次相習水流仍洊而至之象也水自洊  
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  
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  
常久其德行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  
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



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洵習

童溪曰君子德行貴乎有常而教事貴於習熟德行而有常則其視屋漏暗室无異於十目十手之地也教事而習熟則困而知學而知其與生而知一也勉強而行利而行其與安而行一也此不舍晝夜之功也其在彖所謂不失其信是也中庸曰自明誠謂之教此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窞坎中之陷處初六以陰柔處重險之下无剛中之德失處險之道非徒不能出乎險而更入於坎

中之陷處其凶可知故象曰失道凶也處險之道何如有孚心亨而已固非初六之所能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曰二以剛中之才雖處艱險而能自保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君子處艱險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龜山曰二陰在外有險也一陽間乎二陰之間未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



白雲曰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童溪曰乾之九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六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來謂下而即二坎也之謂往而之四亦坎也以言進退皆險也夫居進退皆險之地自君子處之其恐懼不安何如也然三乃以陰柔不正之才不知恐懼乃於險而且枕焉則不安之地為可安之也故入於坎窞其口勿用之者戒之之辭三下之終也故曰終无功

揚氏曰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安往而不入於坎以此涉險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東坡曰夫同利者不交而懼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以為主五非四无以為蔽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伊川曰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



實而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  
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  
君之道牖開導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  
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  
入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  
其荒樂之非其如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  
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  
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  
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  
蔽也羣臣爭之者眾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  
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

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  
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  
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  
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  
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  
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  
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  
師觸龍因其所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  
如響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  
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  
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象只



舉首句此比多矣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龜山曰夫處重險之中非盈禮尚文之時故用缶  
白雲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  
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二  
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  
交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為失禮亦猶自牖納約  
其誠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  
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為比當剛柔交際之地  
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  
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无他焉交際之

道以誠為主故也

漢上曰簋貳樽酒而簋副之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伊川曰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  
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  
之才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  
大以无臣也

盈滿也祇反之是與抵通至也復卦云无祇悔九五在  
坎之中是不盈也不盈則常在於坎中盈則平而  
出矣故曰无咎常人遇險陷溺而不能出者皆是  
也惟剛中之君子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乃能涉險而无咎中未大者謂學未至德未  
充也學至而德充則何難之不可濟哉故彖云行  
有尚往有功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童溪曰耿希道曰居險貴於過過則身免於險用  
險戒於過過則人懼其害上六在上非居險者乃  
用險也夫過於用險則強人而使我服故拘囚之  
无所不用其威雖然其威既窮而不得其情猶昔  
也則止有失道之名而下无說服之實矣故曰係  
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夫徽纆刑威之具

叢棘刑威之地也係之徽纆寘之叢棘之中三歲  
之久猶不得其情則在人者久罹其害而在上愈  
增失道之愆矣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夫居下  
而失居險之道者初六是也居上而失用險之道  
者上六是也故語坎之失道而凶者唯初上二爻  
焉何者初太下而上太過故也

單氏曰劉表云三股為徽兩股為纆皆索名以繫  
罪人荀九家易曰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  
議獄於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  
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況用刑三歲之久而不得其情者乎



離上  
離下

伊川曰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于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伊川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

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伊川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一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五亦云正者中則正



矣

龜山曰離為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麗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未有所麗而能成者故曰日月麗乎天而明生焉百穀草木麗乎土而利成焉皆麗得其正而亨者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伊川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震巽之類亦取游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

以世襲繼照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誠齋曰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且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其文明之德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眾之所忌咎之所集敬者畏謹以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履錯然敬貌猶云蹶踏盤辟也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眾忌興晏子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為禮必敬恂恂闇闇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



桓離不能害不然何以辟咎哉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伊川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伊川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

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己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道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但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兼山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  
 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  
 劉侏菴曰若知其將老不能自樂而恐怖傷嗟是  
 自以為凶也

荀爽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

伊川曰九四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  
 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其來又承六五  
 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

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云死如衆所  
 弃絕故云弃如至於死弃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  
 也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弃天下所不容也  
 誠齋曰九四逼近君之地而席内外重火之氣燄  
 故其興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而不可撲  
 滅者然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於若燼  
 而死若灰而弃焉耳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雷氏曰涕淚也沱若多也六五以柔處尊位近有  
 突如之亂故涕之多憂之甚雖然六五柔麗乎中  
 正則非失道之主而又有公侯之忠烈者附之以



順討逆除其亂而吉矣上九之王用出征有嘉折首是也故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明帝用溫嶠陶侃討王敦即此爻之義也王公謂王之三公指上九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伊川曰去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也

雷氏曰六五柔處尊位而遭突如之亂當此之時其邦可謂不正矣征者上伐下以正也上九剛而明者也故王用以出征焉以正行師其有嘉美之功必矣其出征非多殺也折首而已折首者殲厥渠魁之謂也醜等也且王之所以用出征者非貪殘構怨妄動干戈以糜爛其民也但欲除亂以正邦而已此其所以稱王也天下歸往謂之王

學易記上經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